

這個小小的第三者，似乎一生下來就得到父母的鍾愛，在她噉著小嘴唇甜蜜睡覺的時候，在她睜開烏黑的眼睛凝視燈光的時候，在我們發現她臉上有顆小黑痣的時候，那種生活的溫馨！

但是她也給我們帶來現實的生活問題。她的小被窩裡好像有一部小印刷機，印出一份一份淺黃深黃潮溼溫和的尿布。我們一份一份接下來，往臉盆裡扔。因此，阿釗的眉頭皺了，阿釗的胳膊酸了，阿釗的脾氣壞了。她的印刷機使我們的臨時佣人吃不消了。

我們的臥室開始有釘鏈的響聲，鐵絲安裝起來了，一道，兩道，三道，四道，五道，六道。她的尿布像一幅一幅雨中的軍旗，聲勢浩大的掛滿一屋。我們在尿布底下彎腰走路。鄰居的小女孩來拜訪新妹妹，一擡頭瞧見那空中的迷魂陣，就高興得忘了來我家的目的。書桌的領空也讓出去了，我這近視的寫稿人，常常一個標點點在水上，那就是頭上尿布的成績。

一切都在改變，而且改變得那麼快。我們從前那種兩部車子出門，兩部車子回家的公務員生活樂趣被破壞了，但是我們卻從另一方面得到了補償。我們可以捏捏嬰兒的小手，像跟童話裡的仙子寒暄，可以撫摸她細柔漆黑的髮絲，可以看她在澡盆裡踩水像一個小青蛙，可以在她身上聞到嬰兒所專有的奶香味，在她那一張甜美的小臉兒前面，誰還去回憶從前的舊樂趣？

這小嬰兒會打鼾，小嗓子眼兒裡咕嚕咕嚕響。她吃足了奶會打嗝，會伸個懶腰打呵欠，還會打噴嚏。我們放在床頭的育嬰書上說這一切都是正常的。我們享受她給我們的一切聲音，這聲音使我們的房間格外溫暖。我們偷看她安靜時候臉上的表情，這表情沒有一絲愁苦的樣子。

她佔用我們的半張床，但是我們多麼願意退讓。她使我們半夜失眠，日間疲憊不堪。我們卻覺得這是人間最快樂的痛苦，最甜蜜的折磨，但願不分晝夜，永遠緊擁她在懷裡！

窗外冷風淒淒，雨聲淅瀝，世界是這麼潮溼陰冷，我們曾經苦苦的盼望著太陽。但是現在，我們忘了窗外的世界，因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小太陽了。小太陽不怕天上雲朵的遮掩，小太陽能透過雨絲，透過尿布的迷魂陣，透過愁苦靈魂堅硬的外殼，暖烘烘照射著我們的心。

我多麼願意這麼說：我們的小太陽不是我們生活的負擔，她是我們人生途中第一個最惹人喜愛的友伴！

在釣魚池遇見一對小彎嘴，站在芒草稈上，冒著雨不停地叫著。然後，飛向巷口人家後院，似乎被大陸畫眉的聲音所吸引而去。以前那兒並未有大陸畫眉的叫聲。自去年入秋以來，記錄的小彎嘴都是三隻或四隻，這樣一對的出現頗耐人尋味。

黑枕藍鶺鴒家族和綠繡眼、極北柳鶯組成覓食團體在林冠上層活動，移動區域極快。黑枕藍鶺鴒常是帶頭者。赤腹松鼠也冒雨在樹幹間活動，以前較少記錄牠在雨中活動過。

小坡池的水量大概有前些時枯水期的兩倍了。野薑花邊的巴拉草和東香蒲一半以上都被淹沒在池水裡。現在池邊已無法穿越，繞池進行觀察了。水位一滿，小白鷺阿英也甚少在枯枝上駐足，常不見蹤影。好不容易見著了，牠卻向萬芳社區飛離。以前從未有如此動作，無論如何，繁殖期前應該不會離去的。

連綿的雨水使林子下的落葉表土層，踩起來相當鬆軟而舒服。沿著林子四處尋找腐木、埋木以及枯枝、枯幹，看看那兒是否還有新的菌菇。一個林子若沒有許多腐木以及菌菇，這個林子是多麼可悲啊！那代表著林子一定被開發了，或才廢棄不久，嗅得出人的味道很重。菌菇種類愈多，表示林子已經演化了好一陣，有著一定的林氣了；那兒也是少有人味的。

竹雞在東坡庭園邊的林子大叫，這回次生林並未有回應聲。很顯然，竹雞們的棲息領域大概很寬廣，而且天天不斷地移動，很難斷定位置。

把三天前摘採的馬勃帶回摘採的垃圾堆。帶回家時，我曾切開成三塊檢視身分。後來將三塊湊合，並未特別用什麼黏住，只是澆了一些水。三天後，這顆馬勃不但沒枯死，而且已重新癒合。

在垃圾堆附近再檢視一陣，結果發現了群生的木耳有兩片竟長達十五公分左右，差不多我的手掌大。取出菌類圖鑑比對時，才發現這已是木耳最大的直徑了。再檢視厚度達半公分，一點也不輸人工繁殖的木耳。看來這兒的腐植土十分肥沃，當然雨水更為重要。現在似乎是木耳繁殖最多的季節，菜圃也有一堆群生的，相當壯觀。下回應該要採摘一些回去煮食了。木耳群生的地方也有一些蘑菇，可惜都已枯萎。此外，還有一朵氈毛小脆柄菇。原先群生於樹幹的那一群，在連綿的雨水中已枯掉。

一般英國住家的門前和後院都有一塊綠地叫花園。回想起十多年前我和兒子剛來英國時，門前的「花園」曾是我們融入英國社會的小橋。

那時我又忙又累。每天上班，採購，做飯，監督兒子做功課……腦子裏就是工作、兒子、簽證，世界在我心中很小。房子是租的，門前和後院的地是綠還是黃，好像沒注意過。

那天我下班回家，看見左鄰居七十多歲的麥克夫婦、右鄰洛拉夫人和我十二歲的兒子在我家門前的「花園」裏，麥克撐著垃圾袋，洛拉夫人正往裏裝碎樹枝，兒子正在掏矮樹牆中的爛紙片。我感到難為情，意識到「花園」的雜亂不堪。

我開始注意收拾和整理花園，清除雜草、打理玫瑰、修剪樹牆、澆水等等。後來這成了我百忙中也不會忘記的一項操作，我變得從心裏樂意做。每當我戴上手套，拿起工具，兒子就跟出來一起做。這時我專心致志，眼前的綠樹和青草使我感到生機盎然，泥土的芳香沁人心脾，疲勞和憂心的事一掃而盡。我想這也許是英國人愛做花園的原因吧。

每當這時，老麥克夫婦和洛拉夫婦，都常出現在各自門前的花園裏，和我們搭話。兒子的英語進步得飛快，他總愛回答他們的問題，並逗得他們開心大笑。他們說他很幽默。他使他們知道中國的自行車世界、粽子的來歷和月餅的意義。

麥克夫婦每次都把電剪拿出來借給我們用，用來修理樹牆，這樣能省不少力。後來兒子成了電剪「能手」，每次都把麥克夫婦和洛拉夫婦家的樹牆，還有鄰近幾家的樹牆順手都修剪好，並把剪下的枝葉清理乾淨。我和兒子走在街上，向我們打招呼的人多起來了。

洛拉先生是優秀的業餘網球和足球運動員，他常帶我的兒子到他的運動俱樂部去。後來我的兒子上大學後，先是巴斯大學和烏維克大學的網球和足球選手。麥克夫婦曾邀請我和兒子，在星期天和他們一起到教堂做祈禱，我雖然最終沒有信奉基督教，但那時我開始思考信仰問題，開始覺悟到我信的不應該是什麼「主義」，應該是神。

十多年過去了，我們和洛拉夫婦早已搬離，麥克夫婦先後離世。已成家的兒子昨天來電話說，他開車路過那裏，特意停下，到那門前的「花園」旁邊站了好一會兒。